



太魯閣族女獵人 Payi Boutung Yudaw 的訪談紀事¹

文 | 吳雅雯 Yabung·Haning | 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族群委員

Tama wada su inu, buru ku dabi qaqai su, ana su wada inu. Buru ku liyus ntaan su. 爸爸你去哪裡？我跟著你踩過得腳印；不論你去哪裡，我跟著你壓過的芒草的痕跡去找你。—— Payi Boutung（記錄於 Yabung 的 blogger，2017 年 5 月 29 日）

2016 年我開始與同在自己部落的 Payi Boutung 學習，她是我們部落裡很積極教導太魯閣族文化的耆老之一，記得當時我到 Payi 家，她跟我說：「Miyah su hini o, iya ta bi rngaw kari Cikoku, rngaw ta kari Truku. 妳來我這裡，不要說中文，要說太魯閣族語」，於是我展開了一段學習之路。我們種田、去山上採竹筍、做陷阱、聊天，設計課程帶更多人一起學習。

我最喜歡跟 Payi 聊天，她雖然有家庭，但是她選擇獨自居住在低矮的水泥房，木簷下總掛著許多要曬乾的作物，玉米、小米、紅藜、薏苡、刺蔥等。房子周邊都是 Payi 耕作的作物：

前面是一些傳統藥用植物，Payi 總是會將它們曬乾煮成茶來喝；房子的右邊依著山坡地形，在石頭與樹木間隙中，安插著各式各樣的作物，有高麗菜、九層塔、香菜、小白菜等，一眼望過去，五顏六色、高高低低的作物依著地勢混作，這是太魯閣族傳統種植的方式。另一邊則有木頭與鐵皮搭建的工寮，裡面有三立石灶，上頭吊掛著煙燻架，Payi 時不時會燻烤一些野肉，牆上掛著的是我們上次割下、作為裝飾的完整山羌皮。Payi 家有很多空間，包含兩間客房、禱告室、工寮，以及類似瞭望臺、乘涼用的高架屋。Payi 的傳統智慧承襲自小時候被教導的知識，展現在她的生活中。

1 Payi，太魯閣族語，阿嬤的意思。Boutung Yudaw，太魯閣族名，父子聯名。Boutung 是文中阿嬤的名字，Yudaw 則是文中阿嬤的父親的名字。

Payi 從小跟著她爸爸在 Alang Mksquid² 的山上生活，大約是天祥蓮花池再往內走半小時路程的地方。日據時期太魯閣族人被迫大舉移遷往山下居住，但她爸爸拒絕離開，因為老人家交代過：「這片土地、這個家，不能沒有人」，因此除非有重要大事，否則她爸爸不會下山。Payi 的媽媽在現今山下的水源部落居住，Payi 因為喜歡跑跑跳跳，不喜歡安安靜靜的織布，也不喜歡被當時極具威權的學校老師打罵，便逃到山上跟爸爸一起生活。Payi 說山上什麼都有，什麼都很好玩。山上有一個家、一個工寮，那是用很好的木頭造的，裡面存放許多爸爸當時的寶貝，有甕、槍和日據時期留下的各種工具，工寮後面種植很多桂竹筍，旁邊則有許多大樹，大樹的碩大分支是狩獵飛鼠極佳的環境，Payi 總是驕傲地說：「我很會爬樹做樹上的陷阱，很多人看到我這麼會爬樹，也都說我很厲害。」

隨著大批族人遷居山下，愈來愈少人獵捕野生動物，他們在山上的田地便總有許多動物闖入，Payi 常說山上是個要作物有作物、要野肉有野肉、要魚也有魚的豐富寶地，在山上生活毫無餓肚子的煩惱。Payi 的爸爸是太魯閣族數一數二的獵人，數度打下最厲害的獵物，

Payi 說他們這些獵人會鑽研狩獵技術，不斷地精進、比較，勢必要獵捕到最多、最凶猛、最厲害的獵物以展現自己的勇猛。儘管她爸爸沉默寡言，且對子女十分嚴格，Payi 還是很喜歡跟著她爸爸學習；她知道雖然爸爸不說，但心裡還是很高興有小孩願意陪他在山上生活。

Payi 說打獵是有步驟的，沒有人一下子就可以打到獵物，必須從小隻的開始練習，在田裡學習打田鼠、小鳥、野雞，在樹上練習放陷阱打飛鼠、猴子，或跟在爸爸身邊幫忙，觀摩抓山羌、山豬、山羊的方法。Payi 說她是約莫 7、8 歲的時候開始學習狩獵，一直到她 14 歲才真正獨立打到獵物——山豬。

然而，做每件事情都有「elug」³，這個族語字泛用在很多地方，「一定要懂得牠的路，牠有牠的路！」狩獵時必須要看動物的路，從壓過的草的痕跡和腳印判斷動物的種類，並思考相對應的陷阱樣式，套脖子的、抓腳的，亦須配合地勢的不同製作合適的陷阱；在確定要抓捕的動物種類後，還須評估自己獲得這隻獵物後的承載能力，揹獵物返家的路會經過何種地形或面對何種挑戰，例如是否會走過懸崖、是否需要跨越大石頭等，這條「路」顯然不是我們平日

2 太魯閣族舊部落的地名。

3 太魯閣族語，路、門路的意思。



走的平坦柏油路；此外，當然還須思考如何處理獵物，是要搗活著或是先處理煙燻，在一連串的評估後，方能放下那一門陷阱。提起打獵，Payi 總有說不完的趣事。

太魯閣族普遍認為狩獵是男性的事情，甚至在獵具上有「女性不得碰觸」的禁忌，而女性的織具上亦相對有「男性不得碰觸」的禁忌。有時我會打趣的想，會不會是男祖先和女祖先吵架時，禁止對方碰觸彼此珍貴的東西，莫名形成這樣的禁忌並流傳下來，畢竟太魯閣族的禁忌會因著家族的生命經驗而有不同的規範，並在不同的生命經驗中相互交織，產生普遍族人都可以接受的大禁忌規則。

夢占⁴的分享是男獵人們提起狩獵時的話題之一，有人說打獵前一天夢到與女性歡愉表示祖靈會賜予許多獵物，有人說打獵前一天不能與女性歡愉，也有人說不可以跟老婆吵架，這些圍繞著能否抓到獵物的 gaya⁵ 很多都與性別有關；其他尚有 sisil 鳥⁶、祭祀等，獵人們都會在狩獵前嚴格遵守相關規範和儀式。Payi 則提到自己的經驗，她爸爸說

過：「什麼東西都要學，學起來都是好事」，因此所有的狩獵工具她都會去學習，例如放陷阱、線、網子等。由於太魯閣族是很家族式的族群，每個家族都有很清楚的「界限」；家族內的事情、土地、資源不容許家族外的人插手，如狩獵越界了，甚至有生命之危。當她爸爸和她的家族都認同她是會打獵的女孩，家族外的人便沒有說話的餘地。唯獨槍，他爸爸絕不允許 Payi 碰，因為「那就超過了」。她說：「Aji bi kita msa, wana ha ka stagar na balay, mgala snaw da, ini duwa msa. 我爸爸說那千萬不能，只有槍是不可以碰的，這樣會超過男人，（妳／女人）不可以超過男人。」

我問 Payi 當她爸爸這樣說的時候，她怎麼想？Payi 說：「當然還是以男人為主，因為先天的男女體質就是不一樣，重的東西不管什麼都是男孩子在做的，我們女孩子沒有辦法做的男孩子可以，所以我們還是要隨他，還是尊敬男人，再怎麼樣我們還是不能超過男人，因為比力量的話，一定是男人比較厲害。」Payi 又補充道：「我們做女生的，不要 Mangal Ngahan⁷。」

4 太魯閣族人常常使用的占卜方式，太魯閣族人對於夢境十分地敏感。

5 太魯閣族語，禁忌的意思。

6 太魯閣族語，綠繡眼，在太魯閣族裡面是帶有報訊的能力，一般會用在獵人上山前看綠繡眼如何報訊來決定今天是否宜上山打獵。

7 太魯閣族語，拿名聲的意思。

我認識的 Payi 是個很有智慧、很能接納包容新事物，同時也十分好強的女性。聽見她這樣說我十分驚訝，這樣好強的女性竟也必須接受先天體質的差異，遵循太魯閣族交織出來的大禁忌規則。我經常看見她在很多場合可以面紅耳赤的與人爭辯，也可以好言相勸別人兩句。部落會議時，她一向在旁安靜地聽著、看著，但她其實也很有想法，當她發表意見時，便不容他人質疑。由於太魯閣族人重視獨立自主的性格，看似每個族人都覺得自己說的才是對的，然那其實無關對錯，而是各部落、各家族有很鮮明且獨特的生命經驗，每個族人因著自己的家族經驗有不同的想法，以至於面對族群集體事務時，大家總會爭論的面紅耳赤；這是族群性的交織，在狩獵議題上交織出一個大綱，一個以男性為核心的狩獵的 gaya。

我很喜歡跟 Payi 聊天，Payi 什麼話題都能聊，她只說想要問什麼盡量問，她希望在她還在世的時候，可以為太魯閣族人多留下一些什麼。在和 Payi 聊女性狩獵的過程中，我認為太魯閣族女性在狩獵議題上必須跨越一道具文化心理性的檻。在太魯閣族世界觀裡，一個人的行為連結著家庭、家族和祖靈，我們常說一個很會打獵的獵人，並不只是個人厲害，也表示他跟祖靈的關係很好，獵物是獵區上的靈賦予的，如果一隻動物在距離你三公尺不遠處都打不到，那麼就回家去吧，今天祖靈不會給你任何

一隻獵物；反之，祖靈也會因為你觸犯 gaya 或犯過錯，讓你上山時受傷甚至死亡，而你的行為不只會讓你自己受傷，還會連帶導致整個家族的人都因此受傷甚或死亡。

因此，女性狩獵、觸碰獵具等禁忌，不僅僅是個人意願的選擇，而想要打獵的女性便更必須遵守 gaya，做一個誠實且務實的人，才不會在狩獵的過程中受傷。Payi 是個說一即一、說二即二的長輩，她說出口的話必然會做到，做不到的事情便不會理會，我想正是這樣的誠實務實和她爸爸跟家族的支持，讓她相信自己在打獵的時候不會受傷。

我想原住民族文化中的行為選擇，與當今討論女性地位翻轉不能一概而論。從 Payi 及部分族人的口述中可以發現，女性獵人從過去就存在，不只是為了回應當代社會所關注的性別壓迫而出現。已存的女性獵人角色為何鮮少在當代原住民族狩獵論述中被提及，值得進一步關注與省思。就我的觀察，女性狩獵並不只涉及個體自由意志的選擇，因著太魯閣族相信 gaya、相信靈與家族之間的聯繫關係，所以獵人們更加謹言慎行。我也同時注意到，隨著時代的轉變，文化的流動，女性獵人逐漸被關注並帶動族群內部更多的討論，存在支持與反對的聲音。當代族人面對許多議題，我相信依循著 gaya，在家人及家族的認同下，不同的模樣都是可能的。